

湘傳文稿

楊世驥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湘傳文稿

楊世驥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6年·長沙

最早的湘绣优秀绣工——胡莲仙

吴 贤 俊 作



早期湘绣堂彩(部分)

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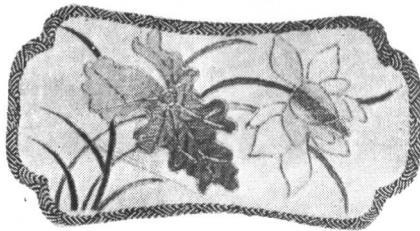


← 花鳥插屏 (清末作品)

湖南省湘绣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藏

眼鏡盒子 (清末作品) →

湖南省湘绣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藏



怀 镜 →

(清末绣品)



↑ 平金笔插

(清末绣品)



↑ 钱袋 (清末绣品)

湖南省湘绣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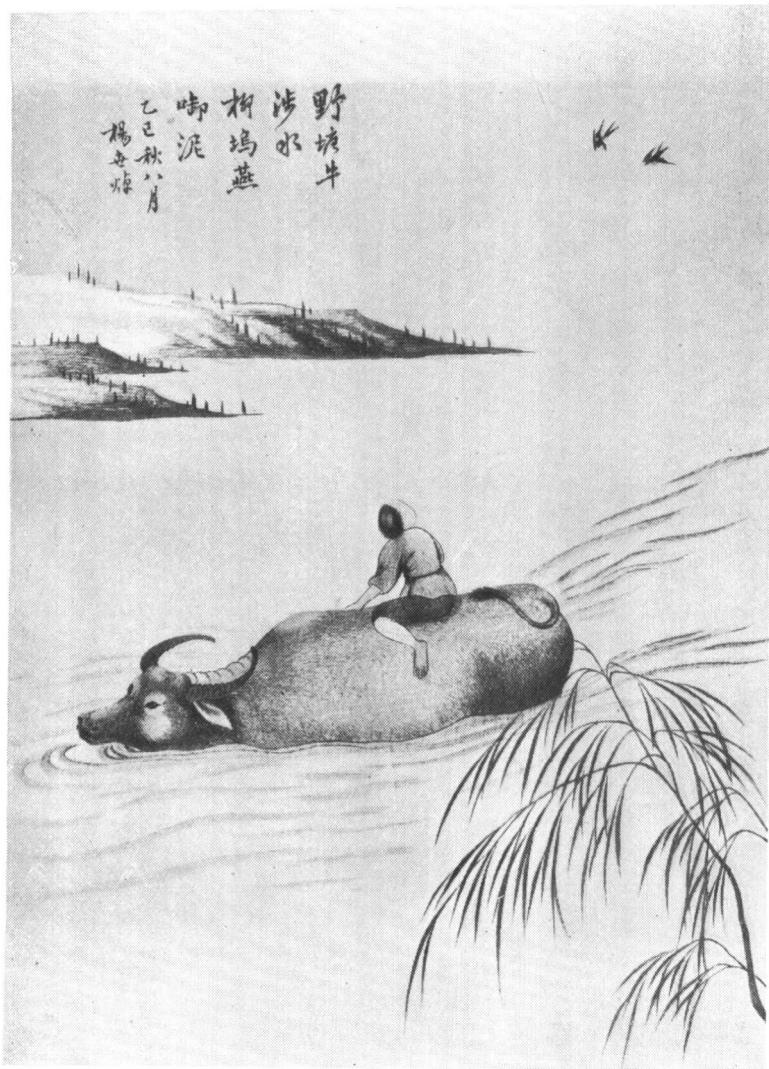
卓越的湘绣画工——楊世焯

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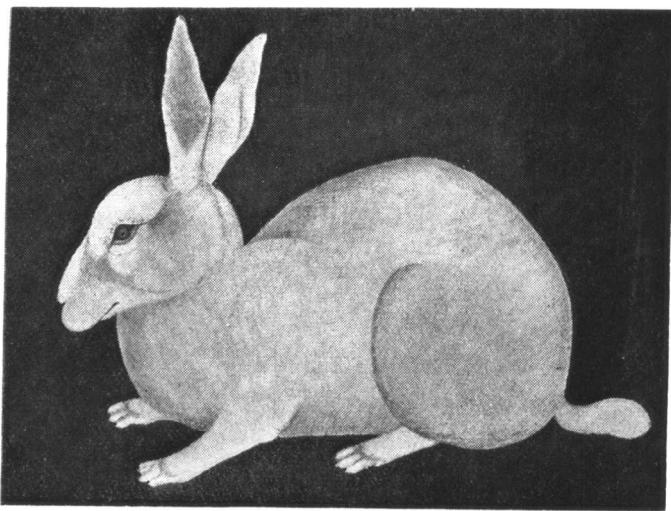
优秀绣工——蕭詠霞

蕭氏后人藏



牛 燕 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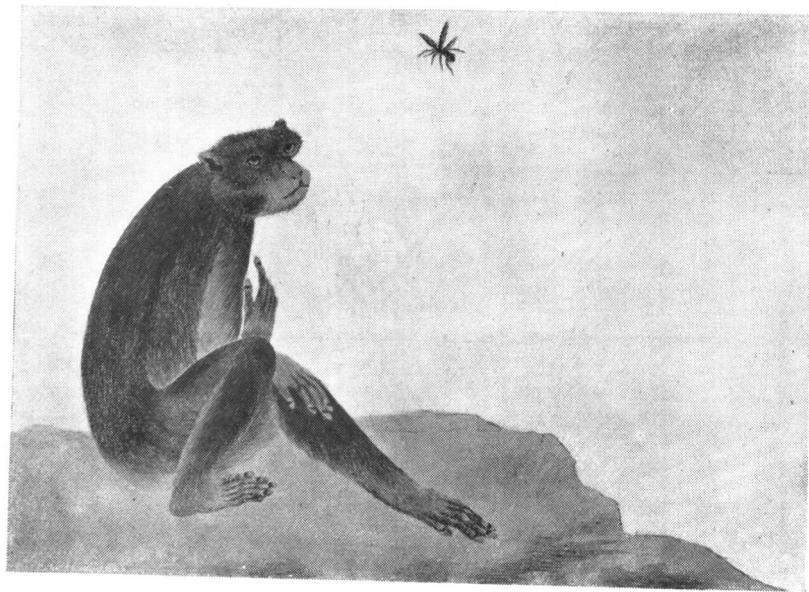
楊世焯繪 楊佩貞題



兔

楊厚生綉

湖南省文化局美術工作組藏



猴

楊厚生綉

湖南省文化局美術工作組藏



人

物

(清末作品)

廖家惠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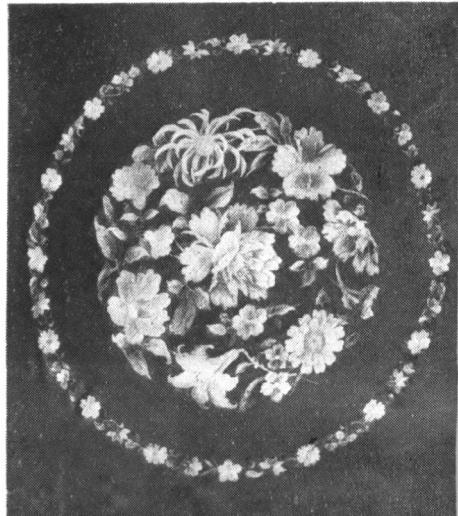
山水插屏 (解放前作品)

湖南省湘绣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藏



靠垫 (解放后作品)

湖南省湘绣生產合作社聯合社出品





花鳥插屏(部分) 田世光繪稿

前國營長沙紅星湘繡廠集體繡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到下方购买



孔雀插屏

田世光繪稿

前國營長沙紅星湘繡廠集體製

目 錄

一、中國刺繡藝術的優秀傳統.....	(1)
<u>古代的傳說和記載</u>	
<u>現存漢代刺繡</u>	
<u>唐宋刺繡的進步</u>	
<u>元明宮廷刺繡</u>	
<u>明末的顧繡</u>	
<u>近代的苏繡</u>	
<u>粵繡</u>	
<u>晚出的湘繡</u>	
二、湘繡的創始.....	(9)
<u>一八七七年以前湘繡情況</u>	
<u>湘繡的發源</u>	
<u>胡蓮仙</u>	
<u>魏氏</u>	
<u>創始時期湘繡的風格</u>	
三、湘繡的提高.....	(17)
<u>獨立風格的最後形成</u>	
<u>卓越的現實主義畫工<u>楊世焯</u></u>	
<u>綉工</u>	
<u>南洋<u>叻</u>業會中展出的湘繡</u>	
<u>湘繡所遭的兩次浩劫</u>	
四、湘繡的推廣與技巧上的成就.....	(28)
<u>辛亥革命以後湘繡產銷情況</u>	
<u>畫工和綉工</u>	

綉棚与質地

綉稿和上稿

綉線与色彩

綉針与針法

五、湘绣的今后..... (44)

解放后湘绣服务对象的改变和產銷情况

绣工和画工

湘绣的今后發展方向

一、中國刺繡藝術的优秀傳統

古代的傳說和記載

刺繡是一種中國獨擅的具有民族風格的美術工藝。它和繪畫是一對孿生姊妹，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相伴的記載。

書經虞書益稷篇假托虞帝的話，說曾以“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虫（雉鳥）作會（繪）；宗彝（宗廟彝器的圖案）、藻（水草）、火、粉米（白米）、黼黻（類似斧紋的圖案）、繩（音黹，是絲絹的意思）綉”。雖然這些話只是漢朝人的傳說，但這些繪畫和圖案，在以後的封建社會一直是被歷代帝王采用，并加以增損，規定下來作為冕服的形制的。

刺繡是繪畫的加工，兩者有不可分離的血緣。因此，周禮考工記很早便將刺繡隸列在繪畫之內，以為“五彩備，謂之綉”，首先肯定了它的藝術的地位。

中國最早的民歌總集詩經里面，詩人在秦風、幽風、唐風中有三個地方歌頌了他們見到的華麗的綉裳的色彩。由此可知，那個時候，在陝西、陝北和山西一帶，就已經有了刺繡藝術。

近年來在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楚文物中，發現有殉葬的絹地彩畫，涂繪着服飾花紋的木俑，大量的用以裹屍、束棺以及系繫各種殉葬明器的絲線、絲帶等。我們根據這些實物，可以證明，至少在兩千三、四百年以前，我們的勤勞而聰明的祖先，就已經很廣泛地運用着蠶絲了。楚辭招魂里所稱“纂組綺縞”，決不是詩人的想象和誇張，而是當時的实事。古代在絲絹及服飾上繪畫、寫字，今日既有實物為我們看到，那末，當時在絲絹和服飾上加工刺繡，也就可以肯定足具备了充分的條件的。

現存漢代刺繡

漢人各種著作里關於刺繡的記載，逐漸增多而具體。當時，由於生產力的發展，生產技術的提高，刺繡藝術必然隨之愈趨發展，刺繡品也為貴族、富商普遍享用了。“漢御史以繡為衣，稱綉衣。”漢景帝時詔令“賈人不得衣錦綉綺縠”，可知當時絲繡並不止於天子服用。不僅如此，富人巨賈在宴會時，甚至將絲繡張在牆壁上作為裝飾。

刺繡的專業化，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。王充論衡有“刺繡之師，能縫帷裳納縷之工，不能織錦”的話，同時他又說過：“齊郡能刺繡，恆女無不能者，目見而手狎也。”則當時山東一帶民間婦女必然有不少會繡花的。我們從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新疆樓蘭出土漢繡，新出世界美術全集著錄的“龍文繡”攝影，以及新疆出土的綉香囊、云文綉片等珍貴遺物中，猶可看到漢代藝人靈巧手指所留下的光彩。

唐、宋刺繡的進步

唐以後刺繡曾廣泛地運用到宗教方面去。苏轍杜陽雜篇記載有南海女子刺繡法華經的故事。杜甫詩：“苏晉長齋綉佛前”。刺繡的內容滲入了佛教的色彩，在技巧上也隨之更加細致了。清康熙時人姚際恒好古堂家藏書畫記說他當時還藏有唐綉大士像，“妙相天然，其布色施采，用線凡三四層疊起。”此帙可惜早已失傳。甘肅省敦煌縣千佛洞內有一幅僅存的唐綉“佛及門徒與供養人”，可恨在六十多年前給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斯坦因偷走了。

五代時的許多詩人曾寫過一些贊美丰富多彩的刺繡的詩篇，最重要的是梁張率以這一美術工藝為主題的綉賦。他敘述了祖國刺繡藝術

的悠久歷史和优秀傳統，記錄了当时刺繡藝術的制作過程：“若夫觀其綵織，與其依放，龜龍為文，神仙成象。总五色而極思，借羅紈而發想。”贊揚了当时刺繡品的技巧成就和各式各樣的現實內容：“具万物之有狀，盡眾化之為形，既錦華而稠彩，亦密照而疏明，若春隕之揚花，似秋漢之輝星。已間紅而韻紫，亦表元而裏素，間綠竹與衡杜，雜青松與芳樹。”最後，他也諷刺了那些服用這些絲繡的“邯鄲之女，宛洛少年，顧影自媚，窺鏡自憐，極車馬之光飾，盡衣裳之妖妍！”而以高度的同情，歌頌了那些從事刺繡的辛勤的民間勞動藝人。

宋代的刺繡，逐漸發展成為了獨立的藝術品，已不僅是用于服飾和宗教供奉。宮廷中運用絲繡也更為增多了，少府監文思院以及內苑均設有繡作，專門供應皇室常用的衣飾。在繡法上，這時創造了平綫繡，改變了唐代近似織錦的多種雜拼的針法。色絲的配列，極為繁縝，給後來的刺繡開辟了新的道路，如前故宮博物院所藏宋綉綾地“大士象”和“白鷹”，前者說明了當時的絲繡，一方面繼承了唐代的宗教色彩，後者標志着當時的絲繡，在另一方面已經樹立了後世絲繡現實主義的準則。而在風格上，設色淡雅，施針勻細，已是十分成熟了的工藝品。

元、明宮廷刺繡

元、明以來，宮廷中以及整個統治階級對絲繡的需要日益增長，這一負擔，便沉重地落到勞動人民的身上。一方面，統治者把更多的刺繡藝人搜羅到宮廷中去，元明宮廷繡作的規模較宋代已大大地擴張，及至明嘉靖間宮廷“留住坐人匠”，即有繡匠七百三十一人之多。另一方面，統治者向民間勒索刺繡貢品。這一時期，詩人和畫家寫下了不少以“倦繡”為主題的作品。元好問倦繡圖詩：“可憐顚頷田間女，促織聲中對